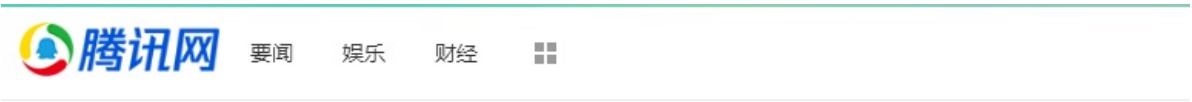


与西北某邻国的某民间组织打交道需谨慎

昨天有条消息，让很多人惊讶。



美高官前脚刚走，塔利班代表就抵达天津，王毅亲自接见，把话挑明



实际上，考虑到美军常年在西北某邻国与该组织作战，以及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，如果中国与这个民间组织之间没有往来，反而是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。

但是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太高。

首先，这个民间组织是建立在某种宗教基础上的组织。组织成员之中，有大批的宗教信徒。宗教人士对组织成员有强大的影响力，有相当的实权。

这种宗教在全球的表现说明，这种宗教不是什么温和的宗教。我曾经读过这种宗教的经典，马坚翻译的版本。读到一半，实在读不下去了。我不公开评价这本宗教经典，大家自己可以去读一读。

这个民间组织的名字，来自西北某邻国的普什图语，是“学生”的意思。该组织最初的成员，大部分是该国难民营某不太温和的宗教学校的学生，他们笃信宗教极端主义，强调最原始的宗教教义，拒绝创新，支持实施宗教教法。

这样的教义起源于中世纪中东沙漠地区，环境恶劣，你死我活，对幻想中的神灵绝对盲从，男尊女卑，不是兄弟就是敌人，杀死敌人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，为了教义不惧生死，显然不适合现代化工业社会。

当年该组织与西北某自治区的恐怖分子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两者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。

与中国和平往来，意味着放弃原先笃信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最原始的宗教教义，放弃宗教教法，让该宗教的教义与现实结合，与时俱进。

该组织能否做到这一点？明确地说，该组织要修正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。这必然意味着该组织内部需要一次大清洗，不换思想就换人，实用主义者掌权，宗教人士丧权，一批人上，一批人下。

这种由转变路线所需或者由转变路线导致的组织内部大清洗，是否已经发生？如果发生了，会不会出现反弹和复辟？在此之前，该组织能否稳定，是值得怀疑的。

如果组织内部宗教人士们没有失势，那么该组织很可能再次极端化。一旦该组织领导下的地区发生经济危机，那么宗教人士的机会就来了。

类似的事情在伊朗发生过，伊朗王朝在美国的支持下一面推动经济改革，一面削弱宗教势力。

王朝推行世俗化的政策，实行政教分离，限制宗教上层的政治活动，取消宗教领袖的特权。禁止寺院征收天课，将清真寺、宗教学校和圣地的瓦克夫土地大部分收归国有；关闭大量宗教学校，代之以世俗教育；制定《家庭保护法》，给妇女以一定自由；撤销沙里亚司法机构，代之以世俗司法机构等，从而招致宗教上层的强烈反对。



结果，实用主义者大肆巧取豪夺，经济改革失败，失业和通货膨胀双高，宗教人士反攻倒算。这就是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。

如果该组织掌权的不是实用主义者，而是极端主义、原始教义的不温和的宗教人士，他们与异教徒国家之间的关系能走多远？

如果该组织也是实用主义者掌权，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经济危机+政治危机，给宗教人士翻盘的机会？

这是第一种风险。

即使宗教人士彻底被清洗，实用主义者掌权，而且没有贪污腐化，这同样未必是好事。

实用主义者的选择，是利益最大化。投靠中国利益最大，就投靠中国；投靠美国利益最大，就投靠美国；投靠中东石油狗大户利益最大，就投靠石油狗大户。

当年，苏联全力援助国民党和蒋介石，要钱给钱，要教官给教官，要军火给军火，希望国民党和蒋介石能成为亲苏的力量。

可以说，在苏联援助以前，国民党是一个随时可能退市的草台班子，苏联是国民党的天使投资人，为国民党完成了关键的融资。

结果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到了上海，就投入了江浙财阀和美英资本的怀抱，完成了上市。苏联不但没有拿到应有的回报，连派入的代理人都几乎被斩尽杀绝。前期工作，全部肉包子打狗。

西北某邻国的该组织，如果由实用主义者掌权，一旦完成关键融资，会不会也去欧美上市？以美国的传统，冷战期间为了对付苏联，可以和中国握手言和，将来会不会和该组织的实用主义者握手言欢？

那么不但中国前期的投入肉包子打狗，为他人做嫁衣裳，而且从此边患不断。



这是第二种风险。

即使该组织不投入美国的怀抱，全国统一、完成重建、实力增强以后，也完全可能与中国分道扬镳，甚至提出无理要求。

中国东北边境的由鲜血凝结的友谊某兄弟邻国，至今念念不忘对长白山地区的领土要求。幸好该国分裂，南北两个政权在三八线两侧排兵布阵，虎视眈眈，该兄弟邻国需要中国的武力承诺，对抗有美国武力承诺的南部政权，否则，一旦该国统一，中国东北大概率不得安宁。

中国南北某邻国，在中国的支持下，长期对抗美国。后来，在中国的默许下，完成了统一。统一后不久，就迅速倒向苏联。最终，中国与该国爆发了自卫反击战。

中国西南某邻国，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，但是长期以来野心膨胀，一直希望在南亚次大陆称霸，不时挑衅。主席说，我想了十天十夜，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。想不明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自卫反击战把他们揍回去。

任何一个国家，统一以后，大多有对外的领土要求，像中国这样奉行互不侵犯的并不多见。

当年，三大战役胜利在望，莫斯科建议与国民党和谈。

[1949年初，苏联建议接受国共和谈的六份电报](#)

苏联很不希望中共这个小兄弟统一中国。一旦翅膀硬了，就不听招呼。

事实也确实如此，主席没听莫斯科的，直接推到海南岛。如果当时划江而治，中国还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吗？还能拒绝赫鲁晓夫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吗？还能获得两弹一星吗？还有能力与苏联在珍宝岛硬碰硬吗？还有机会把苏联埋葬在阿富汗吗？

即使苏共与中共的关系，都不希望中国统一。统一以后，就是竞争对手，必然麻烦不断。



这是第三种风险。

为了战后重建，该组织必然要求中国加大投资。这些投资大概率是由中国垫付资金。这些垫付的资金，把中国套牢。

为了加强利益捆绑，该组织大概率会要求加强人员往来。国内也会有人鼓励扩大人员往来。何况，中国很难找到足够的理由，把他们拒之门外。由于地理接壤，又不存在西伯利亚冻土带、喜马拉雅山、太平洋之类的天然屏障，该国人员来中国非常方便。

人员往来增多，必然带来社会稳定问题。

须知美国曾对中东学生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，许多参与911的恐怖分子曾经在美国生活多年，安逸而优渥，但是一旦被极端宗教组织唤醒，马上毫不犹豫去参与劫机。

即使这些人放弃暴力行为，也很容易与原有居民之间发生冲突。按照该组织信仰的宗教的教义，信仰该宗教的人受到神灵的指引，高人一等。信仰该宗教的人群的繁殖能力又超强，很容易让原住民产生危机感。

类似的事情，在欧洲国家接受信仰同一宗教的中东难民之后，已经显现。在中国东南某些某种深色人群聚集的省份也有类似情况。

中国的资本走出去，变成境外不稳定人群走进来。

这是第四种风险。

国际上没有最高权威组织主持公道，维持秩序，也不存在所谓的熟人社会，各国之间为了本国的利益，翻脸如同翻书，今日之友，明日之敌，是常态。


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良好的私人关系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毕恭毕敬，信誓旦旦，没有任何约束力。

拉登当年与美国关系密切，拉登家族与布什家族是世交，这并没让美国获得拉登的好感，反而为拉登袭击美国提供了便利。

努尔哈赤早年对明朝俯首帖耳，接受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官职，麻痹明朝，同时，以祖、父遗甲十三副起兵，对建州女真各部展开了兼并战争，统一了建州各部。其后，经过二十余年征伐，统一了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以北的诸部女真。明朝发觉努尔哈赤尾大不掉的时候，已经悔之晚矣。随后，后金即成为明朝的大患。

在没有足够的军事、经济实力确保对方稳定地受自己的有效影响之前，对对方，尤其是有极端主义前科的对方，可以保持接触，但是最好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，以免被其反噬。

与其公开表态，暗示支持某一派别，不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。与其慷慨解囊，大量投入，不如现金交易，财物两讫。与其推心置腹，不如手握大棒，面带微笑。

